

关于 罗隐生平行踪的 几个问题

■ 吴在庆

近研读《罗隐集》，考索罗隐之生平行踪颇有所得，今择取若干公诸同好，敬祈方家赐教。

罗隐谒白敏中于江陵之时间

罗隐有《隐尝在江陵忝中书令白公叨蒙知遇，今复重过渚宫，感事悲身，遂成长句》（《罗隐集·甲乙集》卷三）诗。据此诗题可知罗隐曾在江陵谒见白敏中（中书令白公即白敏中，说详下文），且获白敏中恩知。此事在何时？考隐有《说石烈士》（《罗隐集·谗书》）一文，文末云：“大中末，白丞相镇江陵，余求刺丞相。有从事为余言孝忠事，遂次焉，将所以教为人下。”按《说石烈士》文既称大中末，大中乃唐宣宗年号，则此文必作于唐宣宗大中十三年（859）八月去世之后。又《说石烈士》及收入《谗书》中。据罗隐《谗书序》（《罗隐集·谗书》）云：“《谗书》者何？江东罗生所著之书也。……丁亥年春正月，取其所为书诋之曰：‘他人用是以为荣，而予用是以辱；他人用是以富贵，而予用是以困穷。苟如是，予之书乃自谗耳。’目曰《谗书》。”据此，则《谗

书》乃成书于丁亥年，亦即咸通八年（867）。如是则《说石烈士》一文之作年当在唐懿宗时的咸通八年前。文中之白丞相，前诗之中书令白公均指白敏中。又文称敏中为丞相，不称令公，则文当作于白敏中为中书令前之丞相任中。据《新唐书·宰相表》，敏中大中十三年十二月任宰相，咸通元年九月为中书令，则《说石烈士》一文即作于大中十三年十二月至咸通元年九月白敏中为中书令前。据诗及文，知罗隐于大中末曾于渚宫见白敏中。考《旧唐书·懿宗纪》，白敏中自西川移镇江陵在大中十一年正月。又据《新唐书·宰相表》三，大中十三年十月萧邺罢相出镇江陵，而是年十二月，白敏中守司徒兼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则白敏中镇荆南江陵在大中十一年至十三年十一月。考罗隐上举诗云：“往岁鄮侯镇渚宫，曾将清律暖孤蓬。才怜曼倩三冬后，艺许由基一箭中。言重不能轻薄命，地寒终是泣春风。”味此诗，则罗隐谒敏中当是其将入京赴举时。罗隐大中十二年冬入京，大中十三年春在京落第（详下《罗隐至苏汴、鄂三州之时间》条），则其于江陵谒见白敏中当在大中十二年秋。

罗隐“嘲钟陵妓云英”之时间

《鉴戒录》卷八载：“罗隐秀才傲睨于人，体物讽刺。初赴举之日于钟陵筵上，与妓云英一绝。后下第，又经钟陵，复与云英相见。云英抚掌曰：‘罗秀才犹未脱白耶？’隐虽内耻，寻以诗嘲之：‘钟陵醉别十余春，重见云英掌上身。我未成名卿未嫁，可怜俱是不如人。’”此诗亦见《罗隐集·甲乙集》卷九，题作《偶题》，又作《嘲钟陵妓云英》。按此事嗣后《唐诗纪事》卷六十九亦记：“钟陵妓云英，隐旧见之。一日，讥隐犹未第，隐嘲之曰（诗同，今略）。”《唐才子传》卷九罗隐小传所记亦略同而稍异：“隐初贫，来赴举，过钟陵，见营妓云英有才思。后一纪，下第过之，英曰：‘罗秀才尚未脱白。’隐赠诗云……。”按《鉴戒录》仅云“后下第，又经钟陵”，而《唐才子传》则云“后一纪，下第过之”。所谓一纪当由隐诗“十余春”推言之，未必是确数。又此诗乃罗隐落第后自京城返江东经钟陵所作。考罗隐《谗书·重序》一文云：“隐次《谗书》之明年，以所试不如人，有司用公道落去。其夏调饷于江东，不随岁贡。”据罗隐《谗书序》，知《谗书》乃作成于丁亥年，亦即懿宗咸通八年（867）。此云罗隐“次《谗书》之明年”云云，则知罗隐咸通九年春在京落第，其年夏天在江东，则咸通九年罗隐自京东返时可能经过钟陵。又罗隐初入京赴举在大中十二年（858），至咸通九年（868）下第返江东历时十一年，此恰与《鉴戒录》所记罗隐初赴举经钟陵至再下第东返重经钟陵之“钟陵醉别十余春”合，亦与《唐才子传》所记“后一纪，下第过之”相合。则罗隐重经钟陵见云英赋诗事当在咸通九年。

罗隐从事淮南幕之时间

《吴越备史》卷一《罗隐传》记隐“凡十上不中第，遂更名。初从事湖南，历淮、润，皆不得意，乃归新登。”《十国春秋》卷八十四本传亦记罗隐科场失意，“已而遇罗尊者，以相术劝隐曰：‘君志在一第，官不过簿尉耳。若能罢举，东归霸国，富贵必矣。’隐由是从事湖南，历淮、润诸镇，复多齟齬不合。”据上引二书所载，罗隐曾为淮南从事，其事在从事湖南之后，然确年则未明载。

考罗隐有《湘南应用集序》（《罗隐集·杂著》），中云：“隐大中末即在贡籍中。命薄地卑，自己卯至于庚寅，一十二年，看人变化。去年冬，河南公按察长沙郡，隐因请事笔砚，以资甘旨。明年夏，隐得衡阳县主簿。”按庚寅乃咸通十一年（870），此《序》即作于是年。《序》云“去年冬”，即咸通十年冬。“明年夏”即咸通十一年夏。是时罗隐乃在河南公所镇湖南（驻节长沙）所属衡阳县主簿任。此即《吴越备史》所记罗隐从事湖南事。而罗隐从事淮南在此后，则亦即在咸通十一年之后。

又，考罗隐有《投永宁李相公启》（《罗隐集·杂著》）。按永宁李相公乃李蔚。据《新唐书·宰相表》下，李蔚任宰相在乾符二年（875）六月至五年九月。罗隐此《启》即作于此数年中。按本《启》云：“伏思癸卯年中，维扬城畔，谢傅裂土疆之日，羊公分节制之时。”此谓李蔚相公癸卯年为淮南节度使。癸卯年为中和三年（883）。据《唐方镇年表》卷五所考，高骈自乾符六年至光启三年（879—887）为淮南节度使，则中和三年李蔚未镇淮南。据《唐方镇年表》所考，李蔚镇淮南乃在咸通十一年至乾符元年（870—874）。以此，则罗隐此《启》中之癸卯年盖乃癸巳年（即咸通十四年）之误，此年李蔚适镇淮南，与《启》所云合。《启》又叙此年罗隐颇得李相公恩赏云：“所以汉阳计

吏，得诣军门；厌次狂生，叨蒙客礼。悯之以转蓬之质，安之以负米之心。进趋获奉于麾幢，俸入仍资于甘旨。其后何武捧诏，平阳趣装。参佐解中，方虞浪迹，新城隍下，忽受温言。”据上引《启》所叙，隐盖即于是年任职于李蔚淮南幕中。李蔚之罢淮南幕，《新唐书》卷一八一《李蔚传》记云：“出为宣武节度使，徙淮南。代还，民诣阙请留，诏许一岁。僖宗乾符初，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”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五二乾符元年十月载：“以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刘鄩同平章事，充淮南节度使。”《新唐书·宰相表》下所记同。刘鄩乃代李蔚任淮南节度使者，则李蔚罢淮南镇约在乾符元年十月。罗隐离淮南镇之确年已无可确考，或即在李蔚罢淮南镇时欤？

《五代史补》所记罗隐事质疑

《五代史补》记罗隐云：“初，隐之除中书之日，费窘，因抵魏，谒邕王罗绍威。将入其境，先贻书，叙其家世，邕王为侄。幕府僚吏见其书皆怒曰：‘罗隐一布衣尔，而侄视大王，其可乎？’绍威素重士，且曰：‘罗隐名振天下，王公大夫，多为所薄，今惠然肯顾，其何以胜，得在侄行，为幸多矣，敢不致恭？诸公慎勿言。’于是拥旆郊迎，一见即拜，隐亦不让。及将行，绍威赠以百万，他物称是，仍致书于镠谓叔父，镠首用之。”按此节所记多有可疑。此称罗隐为布衣时至魏博镇见罗绍威，而是时绍威为“邕王”，为“大王”。然据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六四，绍威为邕王在天祐元年（904）四月。又据沈崧《罗给事墓志》以及《涧泉日记》（见《旧五代史》卷二十四《罗隐传》注引）：“唐光启三年，吴越王表奏为钱塘令，迁著作郎，辟掌书记。”则罗隐为布衣只能在光启三年（887）前。然光启三年前，罗绍威尚未为“大王”、“邕王”，《五代史补》所记自相矛盾，此可疑者一。又倘罗隐于罗绍威为邕王

时至魏博见罗绍威，则其时罗隐已在钱镠幕，不得称罗隐为布衣，而罗隐亦不必为罗绍威所荐而为钱镠所首用，此可疑者二。又《旧五代史·罗绍威传》记其父罗弘信云：“初为马牧监，事节度使乐彦贞。光启末，彦贞子从训骄盈太横，招聚兵甲，欲诛牙军。牙军怒，聚谋攻之，从训出据相州。牙军废彦贞……推小校赵文建为留后。……既而文建不治军情，……唐文德元年四月，牙军推弘信为留后，朝廷闻之，即正授节旄。”后光化元年（898）八月，弘信卒，绍威遂袭父位为留后，朝廷方正授旄钺。《旧唐书》卷一八一、《新五代史》卷三十九《罗绍威传》所载略同。又上举《罗绍威传》等史籍均谓绍威卒年三十四。又据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六七，绍威卒于梁开平四年（910）五月，以此推其生年乃在唐僖宗乾符四年（877）。如是，倘光启三年前罗隐以布衣经魏博，则其时罗绍威之父弘信亦尚未任魏博节度使，更遑论绍威；且至光启二年（886），绍威亦仅十岁，也不可能有《五代史补》所记此等事，此其可疑者三。综上所述，《五代史补》此节所记漏洞百出，前后矛盾，殊不可信。《北梦琐言》卷十七亦载此事云：“邕王罗绍威喜文学，妇儒士，每命幕客作四方书檄，小不称旨，坏裂抵弃，自劈笺起草，下笔成文。又癖于七言诗。江东有罗隐，为钱镠客，绍威申南阮之敬，隐以所著文章诗赋酬寄，绍威大倾慕之，乃目其所为诗集曰《偷江东》。”《旧五代史·罗隐传》亦记罗隐为钱镠从事，“开平初，太祖以右谏议大夫徵，不至，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密表推荐，乃授给事中。”两书所记与《五代史补》不同而实较为可信。

罗隐为司勋郎中充镇海军节度判官之时间

罗隐为镇海军节度判官事诸史籍多载及。沈崧《罗给事墓志》（见《罗隐集》附录）云：

“(隐)拜秘书省著作郎、辟为镇海军节度掌书记。……天祐三年，转司勋郎中，充镇海节度判官。”《吴越备史》卷一《罗隐传》亦记“隐累官钱塘县令，寻授镇海军掌书记、节度判官。”《唐诗纪事》卷六十九亦记隐“光启中，钱镠辟为从事、节度判官、副使。”按罗隐有《镇海军使院记》(《罗隐集·杂著》)，文中云：“庚申年，始辟大厅之西南隅，以为宾从宴息之所。……是年冬十月，始命观察判官罗隐为记。”此庚申年即指光化三年(900)，“是年冬”，亦即指光化三年冬。则文作于此时，而罗隐是时已任镇海军节度判官矣。《墓志》所记罗隐天祐三年(906)“转司勋郎中，充镇海节度判官”颇疑有误。一者，据本文可证光化三年罗隐已为镇海军节度判官；其二、天复元年(901)，黄滔已称罗隐为郎中。黄滔《颍川陈先生集序》(《黄御史集》卷八)云：“天复元年，滔叨闽相之辟，旋使钱塘，与罗郎中隐遇。隐曰：‘咸通初，与先生定交于蒲津秋试之场，……今遗稿可存？愿序之。’……正郎负宇内之雄名，用释泉台之永恨。时天复二年秋七月也。”据此序，罗隐与黄滔天复元年(901)相会于钱塘，而黄滔已称罗隐为“郎中”、“正郎”。据诸史文所载，隐郎中之任仅为司勋郎中，则此郎中当指司勋郎中。如是，则沈崧《墓志》所记罗隐“天祐三年，转司勋郎中，充镇海节度判官”之天祐三年疑为光化三年之误。倘是，则罗隐光化三年已任司勋郎中，充镇海军节度判官矣。

罗隐送郑仁规出任 湖州刺史之时间

罗隐有《送雷川郑员外》(《罗隐集·甲乙集》卷八)诗：“明时塞诏列分麾，东拥朱轮出帝畿。铜虎贵提天子印，银鱼荣傍老莱衣。歌听茗坞春山暖，诗咏苹洲暮鸟飞。知有掖垣南步在，可能须待政成归。”此郑员外为谁？罗隐何时送其出任湖州刺史？考《旧唐书》卷

一七六《郑肃传》记有郑仁规“累迁拾遗补阙、尚书郎、湖州刺史、尚书郎知制诰。”又《嘉泰吴兴志》卷十四云：“郑仁规，乾符四年二月十三日自司封郎中授，除襄州节度副使。《统记》云：三年自考功员外郎授。”又《郎官石柱题名考》卷十考功员外郎有郑仁规名。按上引史料均记郑仁规曾任湖州(即吴兴，诗题之雷川亦即指湖州)刺史，且其出任湖州在二月，此亦与本诗“歌听茗坞春山暖”时间合，则诗题之郑员外当即郑仁规。然郑仁规出任湖州之时间有乾符三年(876)或四年之异，而出任时亦有自司封郎中与考功员外郎之不同，则罗隐送郑仁规之时间尚需进一步考定。今检《全唐诗》卷六一九陆龟蒙有《纪事》诗，中云：“吴兴郑太守，文律颇清壮。……方倾谢公酒，忽值庄生丧。”下有注云：“郑员外仁规是年受代，俄丧偶。”据陆龟蒙此诗注，知郑仁规任湖州刺史时乃自员外郎出任，则《嘉泰吴兴志》所记郑仁规自司封郎中授误。《统记》所记自考功员外郎授当可信。但《统记》记郑仁规出任湖州刺史在乾符三年则恐未妥。据本诗，罗隐乃春日在京送郑仁规。今考罗隐行踪，未见其乾符三年春在京之迹。考《唐摭言》卷二《等第罢举》条记“韦礪、沈驾、罗隐、周繁，并乾符三年。”据此，则乾符三年罗隐曾应府试，虽等第而未荐举。其于何处应府试据此不可知。倘即在京兆府，按唐制府试时间亦不在乾符三年春，而在是年秋。故据《唐摭言》这条记载，不能证明乾符三年春罗隐即在京城。不过《唐摭言》同时又记有乾符四年京兆府置等第事，且上述四人亦均入是年等第。则罗隐乾符三年之府试当亦即在京兆府。如是，则乾符三年秋冬间罗隐盖已在京城矣。又考罗隐有《送蕲州裴员外》(《罗隐集·甲乙集》卷十)诗。考《旧唐书》卷十九下《僖宗纪》，乾符四年三月记“兵部员外郎裴渥为蕲州刺史。”罗隐诗中之裴员外当为裴渥，诗即作于乾符四年春，时隐在京送行，故诗有“六枝仙桂最先春，潇洒高

辞九陌尘”之句。隐乾符四年春既在京送裴渥之蕲州，则是年春其亦能在京送郑仁规之湖州。故《吴兴志》所记郑仁规乾符四年春出任湖州可信，罗隐送其之任盖在是时。

罗隐因病两度未能赴试之时间

罗隐有《送刘校书之新安寄吴常侍》（《罗隐集·甲乙集》卷九）诗，云：“狂思下国千场醉，病负东堂两度春。他日酒筵应见问，鹿裘渔艇隔朱轮。”诗中东堂乃指科举试院，则据诗所叙，罗隐曾接连两度因病未能赴举。又据“鹿裘渔艇”云云，知是时罗隐未任官职。然其事在何年？据沈崧所撰《罗给事墓志》云：“（隐）始以光启三年，罢随计吏，投迹本藩，乃遇淮浙钱令公吴越国王，将清国步，聿求群彦，光赞永图。因置钱塘县，……由是直馆铜章，尊荣朱绂，荐寻偃室，擢升隗台。”又《润泉日记》（见《旧五代史》卷二十四《罗隐传》注引）记罗隐云：“唐光启三年，吴越王表奏为钱塘令。”《咸淳临安志》卷五十一同。据上所考，罗隐光启三年已在钱镠幕任职，随后即任钱塘县令。如是则罗隐因病未赴举当在光启三年依钱镠之前。又罗隐此诗中之新安吴常侍盖即吴圆（图）。考《新安志》卷九载：“吴圆，光启元年至三年，使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。”又《全唐文》卷八六九汪台符《歙州重建汪王庙记》中云：“中和四年刺史吴公图克荷冥应，复新栋宇。”此吴图当即《新安志》之吴圆。据上引二条记载，吴圆（图）约中和四年至光启三年（884—887）在歙州（即新安）刺史任，换言之，上述罗隐两度因病未赴举亦在此数年中。今考罗隐另有《送王使君赴苏台》（《罗隐集·甲乙集》卷九）诗，中云：“东南一望可长吁，犹忆王孙领虎符。两地干戈连越绝，数年麋鹿卧姑苏。疲氓赋重全家尽，旧族兵侵太半无。料得伍员兼旅寓，不妨招取好揶揄。”考《新唐书》卷一八六《周

宝传》载中和三年“董昌据杭州，柳超自常熟入睦州，刺史韦诸杀之。四年，余杭镇使陈晟攻诸，诸以州授晟。宝子玠统后楼都，孱不能驭军，部伍横肆。宝亦稍惑色，不恤事，以婿杨茂实为苏州刺史，重敛，人不聊。田令孜以赵载代之，茂实不受命。宝表留，不听。乃残郭署、汧垣牖去。诏以王蕴代载。”按上引史载与罗隐诗所叙颇合，诗中之王使君当即王蕴。诗当在成都所作，盖此时唐僖宗尚在成都，此亦与诗所云“东南一望”苏州之方位合。据此则罗隐中和四年已在成都。其至成都盖为觅举事。然此后终无成而东返。又考罗隐有《送章碣赴举》（《罗隐集·甲乙集》卷一）诗：“苹鹿歌中别酒催，粉闱星彩动昭回。久经罹乱心应破，乍睹升平眼渐开。顾我昔年悲玉石，怜君今日蕴风雷。龙门盛事无因见，费尽黄金老隗台。”按据此诗所述，此时乃久乱初升平之时，其时当在黄巢军被镇压后唐僖宗初回长安时。则章碣赴举事乃在光启元年僖宗回长安后的秋天，其时罗隐未能赴举，故有“龙门盛事无因见”之叹。据前考，罗隐中和四年之前入蜀觅举应试，而中和四年停贡举，故是年无所谓因病未能赴试事。前考罗隐因病两度未能赴试在光启三年依钱镠之前。则其光启元年已一度不能赴试，其再度因病不克赴京应试当在光启二年。

罗隐至苏、汴、鄂三州之时间

罗隐有《姑苏城南陪曹使君游》（《罗隐集·甲乙集》卷一）诗，据此知隐曾至苏州，且有诗作。考其至苏州之时间，则其诗作之作年亦可确定。然现存典籍并未载其何时至苏州。欲知其何时至苏州则必先考知其诗中之曹使君为谁？据《姑苏志》：“曹琼，大中三年三月在任。”则曹琼大中三年（849）为苏州刺史，可称姑苏曹使君。又考《吴越备史》卷一《武肃王》光化元年（898）十月记：“王以嘉兴都将曹珪

权苏州制置使，寻命为本州刺史。”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六一光化元年闰十月载：“钱鏐以其将曹珪为苏州制置使。”又《吴郡图经续记》卷中：“水月禅院在洞庭山缥缈峰下，……天祐四年，刺史曹珪以明月名之。”宋《苏舜钦集》卷十三亦有《苏州洞庭山水月禅院记》，中云：“（唐）天祐四年，刺史曹珪以明月名其院。”据上所引，晚唐时有曹琮、曹珪（圭）先后任苏州刺史，均可称姑苏曹使君。罗隐诗中之曹使君为琮抑为珪（圭）？按罗隐此诗云：“水蓼花红稻穗黄，使君兰棹泛回塘。倚风荇藻先开路，迎旆凫鹭尽着行。手里兵符神与术，腰间金印彩为囊。少年太守勋庸盛，应笑燕台两鬓霜。”据此诗可知者一、此刺史系武将，故诗有“手里兵符神与术”二句；二、时罗隐已年老，故有“应笑燕台两鬓霜”之句；三、诗作于秋日，故有“稻穗黄”之景。据沈崧《罗给事墓志》，隐“以开平三年春寝疾，冬十二月十三日歿于西阙舍，享年七十七岁。”据此推算罗隐当生于唐文宗大和七年（按罗隐之卒年及享年诸书所记稍异，然据各家所说推算罗隐生年，均与本题所述无根本影响。窃以为沈崧所记最可信，故采其说）。如是至大中三年，罗隐方年十七，不得自谓“两鬓霜”，则曹使君非曹琮可断。而曹珪（圭）任苏州刺史时，隐年已六十六，与“两鬓霜”合。且曹珪（圭）乃武将，亦与隐诗所说合。故此苏州曹使君乃曹珪（圭）。又曹珪（圭）以光化元年闰十月任苏州刺史，而诗作于秋日，则此诗最早当作于光化二年秋，罗隐之至苏州亦即在是时。

又，罗隐有《投宣武郑尚书二十韵》（《罗隐集·甲乙集》卷十一），又有《辞宣武郑尚书启》（《罗隐集·杂著》）。据上诗文知罗隐曾至唐时重镇宣武（驻节汴州），然其何时至此地？按此宣武郑尚书当乃郑处海。据《旧唐书》卷一五八《郑处海传》，处海“于昆仲间文章拔秀，早为士友所推。……累迁工部、刑部

侍郎，出为越州刺史、浙东观察使、检校刑部尚书、汴州刺史、宣武军节度观察等使，卒于汴。”《新唐书》卷一六五本传亦记其“文辞秀拔，仕历刑部侍郎、浙东观察、宣武节度使，卒。”则郑处海为宣武节度使时带刑部尚书京衔，与罗隐所称“宣武郑尚书”合。又隐前诗称郑尚书云：“世家惟蹇谔，官业即清通。翰苑论思外，纶闱啸傲中。健毫惊彩凤，高步出冥鸿。履历虽苦道，行藏必圣聪。绛霄无系滞，浙水忽西东。庾监高楼月，袁郎满扇风。”诗中所叙郑尚书之行迹与两《唐书·郑处海传》所记合。又《嘉泰会稽志》卷二记“郑处海，大中十二年七月自刑部侍郎授；十二月移浙西观察使。”而《会稽掇英总集》卷十八则记“郑处海，大中十二年七月自太子宾客授；十三年移工部尚书，充浙西观察使。”上述诸书所记处海历官时间虽有不同，然其由浙东转浙西，后又任宣武节度使则可确定，此经历亦与诗中“浙水忽西东”合。据《唐方镇年表》卷二所考，处海镇宣武始咸通五年（864），至咸通八年。如此则罗隐前述二诗文盖作于咸通五年至八年间。又据罗隐《陈先生集后序》（《罗隐集·杂著》）记其与诗人陈黯“自后俱为小宗伯所困，不一至。甲申春，告予以婚嫁之牵制，东归青门。操执之后，余亦东游。逮大梁时，故杭州卢员外浔在幕，齎其文轴谓余曰……。”甲申乃咸通五年，则是年春陈黯离京后不久，罗隐亦东归，途经大梁（即宣武军驻节地汴州）幕府。据此及上所考罗隐投宣武郑处海诗文事，可知罗隐至汴州即在咸通五年。

又，罗隐有《上鄂州韦尚书》（《罗隐集·甲乙集》卷三）诗：“往岁先皇驭九州，侍臣才业最风流。文穷典浩虽余力，俗致雍熙尽密谋。兰省换班青作绶，柏台前引绂为耆。都缘未负江山兴，开济生灵校一秋。”又隐另有《投前夏口韦尚书启》（《罗隐集·杂著》），中云：“间者尚书理兵夏汭，栽柳武昌。文聘江山，粗资吟玩；费祎栏槛，聊奉登临。某此时尝驻征

桡，仰趋画戟，方欲扣洪钟而待教，指坠履以明恩。而疾恙所牵，依投不暇。”据上引诗文知罗隐曾至鄂州谒见韦尚书，然其何时至鄂州则尚需考索。按夏口韦尚书即鄂岳观察使韦蟾。考《翰林学士壁记》，韦蟾咸通十年（869）始以职方郎中充翰林学士，后任中书舍人。又于咸通十三年十月加承旨学士，十一月十五日，改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出翰林院。又《千唐志·唐故陇西李氏墓志文》于乾符元年二月七日云嗣子秉谊“新授鄂州观察

使韦蟾，早以才气知重，累于名府推荐。”上引韦蟾仕履颇合于诗中所述，如“文穷典诰”盖指其中书舍人之任，而“尽密谋”事乃谓其为翰林承旨学士，“柏台”云云则谓其任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。据《唐方镇年表》卷六所考，韦蟾镇鄂岳始乾符元年至四年（874—877）。考罗隐诗云“开济生灵较一秋”，乃谓韦蟾镇鄂岳已一年。蟾乾符元年始镇鄂岳，则此诗当作于乾符二年，此亦即罗隐至鄂州之时间。

〔作者简介〕吴在庆，1946年生。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，198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，获文学硕士学位，现为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。发表过《杜牧论稿》等专著、论文。

新 书 架

文与质 艺与道 陈良运著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年7月出版
全书二部分 20万余字

莫友芝评传 黄万机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年9月出版
责任编辑：孟筑敏
全书十章 31万余字

楚辞研究 中国屈原学会

贵州省古典文学学会编
天津出版社 1992年9月出版
全书收论文 31篇约 30万余字

中国古代文学论丛 魏明安著

黄山书社 1992年12月出版
责任编辑：宋效永
全书收论文 22篇约 35万字